观潮

也是一道风景

宫春子

是北方落雪时节,我接到了快递小哥的电话,让我去小区门卫室取快递包裹。谁寄来的包裹呢?我随口问了一句。小哥说:“我也不知道,是从新城区寄来的。”小哥说是西城区还是新城区?我没太听清,怕小哥嫌唠叨,便没再追问。放下电话,我想:若是从西城区寄来的,可能是北京一家出版社寄的,因为我曾在该出版社出了本专业教材,据说发行量不错,一年多次印刷,记得第五次印刷和第六次印刷仅间隔一个月,负责发行的老师高兴,间或给我寄点儿小礼物,比如读书卡、社庆礼品等。但想一想,也不对,因为出版社给我寄的包裹通常会寄到我单位的地址。至于新城区,那是我所在城市的新区,同一个城市还用寄包裹吗?若真是新城区,那寄包裹的人又会是谁呢?

因是做饭当口,我正在灶上煎炒,便差丈夫下楼去取。当丈夫把一个尺方大小的包裹递给我时,我掂了掂,有些轻,有些柔。是什么呢?我先看邮寄地址,确实来自丹东新城区。丹东城市很小,从城东到城西打车车程20分钟就差不多了,何况城市公交四通八达,一元钱可转遍丹东,谁会同城快递包裹呢?再一看邮寄人姓名,是一个名叫露珊的人。我迅速打开记忆闸门,急速搜索,宫姓张姓李姓王姓其他姓,肯定地说我亲人及朋友圈中没有叫露珊的。再仔细看看收件人信息,我的姓名、住址、电话号码都对。这是谁寄的?又寄了什么?带着一份好奇,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包裹,发现里面装着冬天穿裙子衬底的各色长袜和短袜。会不会寄错了呢?我急切地按着邮件人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回去,核实姓和名后,我说:我收到了你寄来的一个包裹,内装各色长袜和短袜,你我不熟,是你错把包裹寄给我了吧?那个叫露珊的女孩连连说:不,不,不是寄错了,是你女儿为你选购的,并给我地址让我寄的。

啊啊,原来是女儿给我的网购,她事先没有告诉我。

手里拿着这各色长袜和短袜,虽然窗外北风呼啸声声入耳,虽然窗外赤裸的树枝在风中瑟瑟摇曳,但我内心却感到北方的冬天其实很温暖、很柔顺、很润泽。

当然,这也是我本月接到的第N个快递包裹,都是我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和女婿网购给我的,有特色小吃,有风味甜点,有各色海鲜,让我快变成了馋嘴儿童。

女儿居住的城市,距丹东有8000多公里,隔山隔海隔大洋。其时,我想起了诗人曾卓的那首诗《我遥望》:“当我年轻的时候,在生活的海洋中,偶尔抬头,遥望六十岁,像遥望,一个远在异国的港口;经历了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而今我到达了,有时回头,遥望我年轻的时候,像遥望,一个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是啊,异国港口,那是遥远的距离。女儿居住的城市是异国港口,距丹东目所不能及,遥远而又遥远。但即使有这样遥远的空间,由于有了现代化物流,空间距离一下子就被缩短了。女儿在8000公里外的异国,坐在家里,动动手指,挑这选那,只需三五天,甚至是当天,快递小哥电话铃声响起,女儿选中的物品就悠然来到我面前。这是浪漫诗人曾卓当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速度。不由得想:若是曾卓先生的诗写在当下,这首诗还会火吗?若是曾卓先生活在当下,诗人又会写出怎样的诗?

当然,快捷的还不仅仅是物流。

我女儿是十年前去德国的。那时,若从德国发封信回来,信会在路上走20多天;打个电话,一分钟要8块钱,发个短信,在保证70个字以内时,要10块钱信息费。试想,若现在话费一分钟10块钱也会觉得贵,那时挣钱少,10块钱就更贵了。所以,那时很少给女儿写信,也从不主动打电话。而今,在Email上写封信,瞬间到达,不要钱;在QQ上留言,瞬间到达,不要钱;在微信上、在朋友圈里发2000字以内的文字,瞬间到达,不要钱;而且,微信语音留言不要钱,微信通话不要钱,微信视频呢,还是不要钱,不仅快捷、便利、免费,而且声貌俱全,看得清眉飞色舞,看得见茶杯升腾的热气,虽然跨过高山,越过大洋,却仿若近在眼前,面对着面,促膝攀谈。

时代变化真快啊。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呢?会不会远隔重洋,女儿为我点份快餐,转眼就端到我的餐桌前呢?

经历了生活的风风雨雨,赶上了时代和科技的飞速进步,有时偶尔回头,遥望改革开放前,甚至只是十年八年前的时候,就像遥望,一个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微小说

温暖的鞋垫儿

徐茂明

过了早晨上班的时间,小区里一下安静了许多,天气似乎也越发地冷了。少顷,门口又走来一位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年妇人。戴一顶绒线帽,却掩不住两鬓的根根银发;捂一个大口罩,却遮不住眼角的条条褶皱;穿一件半新的呢子大衣,却藏不住微驼的背。她这样打扮大概不是为了遮掩老态,倒像是怕被别人认出来。她拎着个马扎,挎着个大包袱,急慌慌地出了小区,左拐右拐来到一个向阳的街角停了下来。

老人左看右看,自言自语:就是这里了。而后放下马扎,解开包袱,一大堆花花绿绿的鞋垫儿露了出来。

原来她是要卖鞋垫儿,可卖东西去市场或者人多的地方啊,为啥在这个行人稀少的街角呢?

老人仔细把鞋垫儿一双双摆好,然后像是在欣赏一件件艺术品,目光逐一扫过,满意地点点头,才坐了下来,只等顾客上门。

的确是艺术品啊,鞋垫儿精美,甚至超过了鞋垫儿承载的用途。这一双鸳鸯戏水扑棱棱,那一双喜鹊登梅喜盈盈,这一双并蒂莲开香四溢,那一双福寿双全红彤彤……谁舍得垫在脚底下?鞋垫儿还是纯手工制作的,不由更让人惊叹。

不知老人是为了证明她的鞋垫儿是纯手工的,还是为了打发难有顾客光顾的无聊,当街捋开针线,兴致盎然地纳了起来。上午暖暖的阳光下,她低垂着头飞针走线,间或拿针在花白的发间轻轻蹭几下。这情景让人心里不自觉地荡漾起丝丝暖意。

来往的人本就稀稀拉拉,而且看的多买的少,已经快晌午了,鞋垫儿才卖了几双,但老人好像一点儿不在乎生意的清冷,似乎这劳神费眼、指麻脖酸的活计才是一种无比的享受,她只管专注地纳着鞋垫儿。

一辆红色小轿车不知何时悄然停在老人的摊位旁。车门打开,下来一位留着清爽短发的中年女士,她蹲下来随手拿起一双鞋垫儿,爱不释手地抚摸着问:大娘,这都是您亲手做的?

是呢,闺女。老人把针线搁在膝盖上答道。

太漂亮了,我都要了。

这么多,啥时候用完啊?老人疑惑地问。

快春节了,把这个当礼物送给员工多好。

工人们不会说你小气吧?

这是额外给她们的,意义也不一样。她们一站就是一天,垫这个,多养脚,多暖和。

是是,看得出闺女你是个有人情味儿的好老板啊。老人边说边把包袱一兜,麻利地系了个好看的结,都拿去吧,给你便宜点儿。

“不行,这是细活,不知费了您多少工夫和针线。再说您这手艺可是个宝,多少钱也买不到呢。”中年女士从钱包里摸出几张百元大钞不由分说塞进老人手中。“快收拾收拾回家吧,天这么冷。”

老人还没反应过来,中年女士已经提起包袱闪身钻进车内,小车一溜儿烟没了影儿。

“是个好闺女,可哪用得了这么多钱哟。”老人盯着小车远去的方向嘀咕着。“闺女,大娘家里的鞋垫儿堆成山了,就寻思着出来解个闷儿,瞅这事弄的。大娘不缺钱,孩子们寄来不少呢。这鞋垫儿还真不能卖了,要是万一传到孩子们耳朵里,又得挨训喽!”

老人摘掉口罩,有些失落地叹口气,拎起马扎准备回家,无意中瞥见了远处路口顶着寒风执勤的交警,心里蓦地一亮。又想起了跟小区隔着一条街的养老院的老人们,她觉得家里的鞋垫再多也不够用了。老人的步子比来时还利索了许多。

插画 胡文光

今夜的快雪

(组诗)

张光华

一天

这幸福的一天
从山垭口开始
刚冒红的太阳
把一夜的大雪
链接到我的讲台上
在这个冬天
我要做好的
还有看好炉膛内奔跑的火光
让它成为翻越山岗的桃花

总要

今夜的快雪
能代替谁来到窗前
为灯光照见的
与我们的心一样
因为散漫
而让我们觉得
它还是从前的那一场雪

多少年了
我们都知道
在夜晚飘落的雪
总要在天明的时候停下来
让四周白茫茫的一片

鼓

一柄鼓槌
拉长,再拉长
直到变成一根谷雨的银丝
我们又是否想过一头牛
把自己的哞叫
变短、再变短
直到成为春天的鼓点

然后

守林人把硬掺和进来的噪音
削成啄木鸟利喙的形状
然后,他用沾满松香的十指
把一枚失散的鸟蛋
和朝阳一起安顿好
他合拢的手掌
从来就是一座鸟巢
在春天里的形状

一晃

山中岁月的一半
在它的沟壑里压低喉咙
把乱石中的路扛在肩上
而它的另一半在哪里呢
一道起伏的山梁
在冬云之下
缓慢地向前延伸着

在大山里奔走了一辈子的人
他们一晃就融入了大山

毛钩钓鱼

赵连伟

现在一提钓鱼,无论渔具还是垂钓的各个环节,都越发讲究了。而且垂钓已发展成为一种专业的休闲运动。

在太子河流域,祖先传下来的钓鱼法总体上以鱼钩来区分,有笨钩和毛钩两类钓法。笨钩就是指鱼钩上装鱼饵的常规钓法,而毛钩则是运用仿生原理,将鱼钩仿制成蚊子的形状。

一般要取公鸡尾羽和颈羽最艳丽的小羽毛,先用红色、绿色、蓝色等鲜艳的绒线将一小根尾羽毛缠在鱼钩上,仿出蚊子的身躯,然后再用很细的铜线将公鸡颈羽一小根羽毛缠到上面,让小羽毛翘起来,达到像蚊子张开翅膀一样的效果,毛钩就做成了。我小学同学刘国富的哥哥刘国义,心灵手巧,当年是远近闻名制作毛钩的高手,乡亲邻里钓鱼用的毛钩几乎都出自他手。

一副鱼竿通常在鱼线末尾部按等距拴上4到5个毛钩,在水流较急的水域,人站在上游,用鱼竿将鱼线顺着水流拉起来之后,几个毛钩就会自然顺着水流浮在水面,钓鱼者手腕稍加一点儿抖动,毛钩就仿佛有了生命,像蚊子一样在水面上一跳一跳的,鱼以为是蚊子在水面戏水,很容易上钩。

童年时常下河,或游泳,或捕鱼,时不时也喜欢钓钓毛钩。记忆最深的是刚上大学那年,我实在按捺不住钓鱼的瘾,一天下午赶在夕阳下山前,穿上水靴,带着鱼竿、鱼篓,一个人到太子河桥上游500多米远的那处水流较急的浅滩。傍晚时分,正是白鱼出来觅食的时段,很爱咬钩。我立在浅滩上游,向太子河桥方向望去,西边燃起了火烧云,映得水面金灿灿的,此时耳畔伴着哗哗的流水声。我甩出鱼钩,自己的注意力立即从外界的声影中转到4个毛钩上,手握鱼竿在水面上不停地匀速拉动鱼钩,很快就有鱼咬钩了。钓毛钩时,鱼咬钩的感觉和其他钓法是不同的,每次咬钩几乎水面都有水花,手上都有很强烈的动感,仿佛鱼不是在咬钩,而是在咬碰钓鱼人的手。因为毛钩偏小,钓起来的鱼偶尔会出现脱钩现象,再加上人立在水中央,要很熟练地把鱼线捋过来,迅速将鱼抓住、摘钩,放进挎在胸前的鱼篓里,这一过程稍有不慎,鱼就会掉进河里。钓起来的鱼跑了,白兴奋一回,此时,就在心里提醒鼓励自己:不要紧,从头再来。

美好的记忆总是那么深刻,那天不到1小时的工夫,我钓上来30多条白鱼和红翎子。

一晃已有多年没钓毛钩了,我很期待着再来一次!

抹不去的记忆

木 槿

儿子孝顺,工作后攒钱给家里添置了一把按摩椅,可没用多久,就出了故障。厂家派一个小伙子上门维修,来了两次,也没找出毛病。周日一大早,小伙子又来了。鼓捣了一上午,忙得满脸是汗,也没把椅子修好。午饭时间了,小伙子仍然在拆拆装装。看着他和儿子差不多大,一种心疼不知不觉从心底里产生,于是,热情地请他和家人一起吃午饭。没想到,小伙子挺职业,咋请也没请动。

小伙子走后,丈夫一脸的不解,困惑于我为什么对维修人员如此客气?我给他讲起一件埋藏在心里好多年的往事。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其中三个都靠着自己的努力升学念书,只有小弟高中没毕业就辍学和爸爸四处打零工。在家里,我和小弟投脾气,感情最深。

大三暑假回家,听妈妈说小弟在离家不远的一家超市铺地砖,就跑去找他。超市一楼拐角处,先看见了爸爸。爸爸穿着破旧,正弯着腰低着头和水泥,他两手沾满了泥水,虽然只有40多岁,却像一个苍老的老头。我心酸地跑上前,用手帮爸爸擦擦脸,爸爸告诉我,小弟去三楼经理室结算前期垫付的地砖款了,已经去了半天,让我去看看出了什么事。

沿着楼梯,我快步跑上去,差半层时,听到一声咆哮,紧走几步,就看见三楼楼道最里头一间屋门口低头站着的小弟。

“干活不咋样,要钱挺积极……”迎着一声声呵斥,我跑到小弟跟前,还没来得及站稳,一个空烟盒嗖地从屋里甩到了小弟的身上。

小弟的脸憋得通红,两眼早就噙满了泪水,再往屋里一瞅,吼人的男人正把两腿搭在桌子上呢。

我拉起小弟的手往楼下拽,可小弟的两手攥得紧紧的,半天也没拉开。

“咋的?还想赖着吃饭啊?”不耐烦的喊声再次传来。

拖着憋屈使劲儿的小弟下了楼,到了爸爸跟前,小弟的泪水一下子滚落出来,无声地在他稚嫩的脸庞淌下。

我责问爸爸为什么不去办这事,爸爸用布满老茧、沾满泥水的手给小弟擦擦泪水,叹口气说,“不上学要干这活计,就得受这些啊!”

回到家,小弟没吃饭就躺在了炕上。我坐在炕沿上,瞅着小弟那瘦小的背影,一句话也说不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总记得小弟经历过的这件事,特别是家里有上门安装或维修之类的事情,总是对老老少少的师傅们很客气。夏天一瓶水,冬天一杯茶,活计好坏都是笑脸相对……没有刻意为之,只是潜意识里有一种期盼,我对他们好些,一直干力气活的小弟也能遇到好人,没有嫌弃、没有颐指气使,渴了有口水喝,做完活计遇到几分包容和理解。

人无高低贵贱,我们都应该尊重人、善待人,谁也没有权利欺负别人。

插画 董昌秋

冬阳下(外三首)

孙 琳

冬阳下,我面朝东方
向往和暖的故乡
寒冷中,生命怒放
冬阳下,一朵花
正吐纳芬芳,我痴迷地
朗诵太阳的情书
故乡,万物深藏不朽
张扬,向上
不问枯荣
冬阳下,孕育着春梦
风雪退却了,诗和远方
在招手

初雪

隔着薄凉的时光
你落在泛黄的书页上
灯火下,诞生了
一首深情的诗

初雪是一场叙事
洁白落在枯枝上,娓娓
诉说。往事的篝火旁
琴弦颤动了白色的意义

你落下的那一刻
月白风清
谁抚摸初雪的手指
掠过一程山水的岁月

花朝雪夕,在我的
一首诗里,清婉可喜
如唐宋的桃红柳绿
正以初心,待我归来

东北大秧歌

谁的激情
让冬天燃起火爆的风潮
寒冷舞起了高跷的热度
老汉的旱船穿梭在昼短的日子
锣鼓的声音吸引了无数的眼睛
敲打着我童年的足音
随着秧歌奔跑

而今,我只能站在窗口
看火红的绸子挥舞曾经的故事
猪八戒背媳妇穿过心海
孤独才有了更深的意味
岁月在东北大秧歌的唢呐声里
沧桑了干枯的枝条

那个穿着彩衣的汉子
翘起绑着高跷的腿,翻腾
旋转,惊险了我的眼睛
我的童年跟着他的招式
回来了,青丝与白发
一起绽放了花朵

冬天的歌唱

或许,冬天是一种磨难
寒冷浸入骨髓,每天
盼着太阳升起
温暖身心,所以
我写诗,让冬天
走出荒寂

我不能停止歌唱
就像不能熄灭寒夜的炉火
诗歌,带我走吧
迈过雪色冷韵
回到故乡

那片冻海下
暗流合着我的血液
流淌出美妙歌声
那是我的歌唱
澎湃着生命的激情
在朝霞里
点亮了寒夜的炉火

我的歌唱,拥有一枚太阳
听,那是远方的吟诵
写下炉火的温暖
透进灵魂
在冬天
我大声地歌唱
看见太阳正冲破云层
照亮飞雪漫长的季节
我的歌唱,酿成一杯烈酒
在灵魂栖息地
激越、响亮。